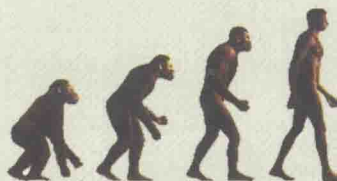


· 长篇推理小说 ·



五十万年死角

“北京原人”化石骨之谜

〔日〕伴野朗 著

王晓金 译

第22届「江戸川乱歩賞」获奖作品（1976年）

五十万年死角

“北京原人”化石骨之谜

〔日〕伴野朗 著

王晓金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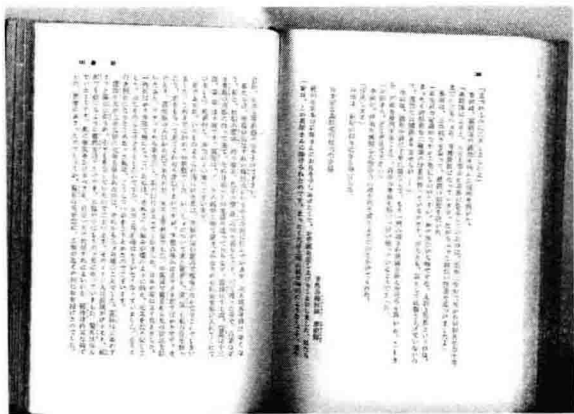
特别声明：因本书未取得版权许可，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
仅供同好者阅读、研究者参考及图书馆收藏。

出版时间：2010年8月8日

反馈邮箱：wushiwanniansijiao@126.com



本书译者早年摄于日本仙台站



本书日文版内页

目录

007 · 序幕	
012 · 蒸发	8日午后1时4分——8日午后11时50分
039 · 追迹	9日午前8时3分——10日午后11时17分
064 · 疑惑	11日午前7时23分——12日午前6时12分
089 · 混乱	12日午前11时29分——13日午前6时27分
117 · 回归	13日午前7时4分——14日午前2时17分
146 · 邂逅	14日午前11时41分——15日午后1时12分
173 · 对决	15日午后2时10分——16日午前7时46分
209 · 真相	16日午前7时46分——16日午前8时11分
218 · 尾声	

译者的话

“北京猿人”出土于北京郊区周口店，又叫“周口店人”。这里吾辈尊称“北京原人”或我们的“先人”。

“北京原人”是国之瑰宝、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对于它已不能用连城、万金之词比拟其价值，更不能以骨董列其行情。它的出土震惊世界，对研究人类起源、人类进化，大自然及物种变迁，有着无法估量的意义。

“北京原人”生不逢时。它出土于国难之际，受控于美洛克菲勒财团之下。日本的侵略使中国处于兵荒马乱之中，此时，“北京原人”受到各类人等的关注。爱国者为其焦虑，学者们为其忧心，侵略者欲据为己有，古玩商人想借机发财——围绕着“北京原人”绞尽脑汁、各显神通。

“北京原人”已失踪近七十年，直接和间接相关人等多已作古。它究竟身藏何处？也许被埋在中国的某地。也许在东瀛。也许在大洋彼岸或更远。也许葬身于太平洋底或纷失于战火硝烟。很多爱国志士对其抱有一线希望，希望在我们这一代或者子子孙孙的后代能见到“先人”的面。不管多少代、多少年，也不管在中国还是多么遥远的地点，只要发现它就是对人类一个极大的贡献。它毕竟是我们五十万年前的祖先。

我们祈祷“先人”有灵，上苍有眼。

翻译此书，一是出于对“北京原人”的关心和兴趣；一是感到原书作者对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抱有尊重和信赖，比较客观地记述了抗日战争中的总体形势。我们追忆历史，不是继恨续怨，只想让人们看到战争给人类文明带来的灾难。

这是一部长篇推理小说，在昭和五十一年（1976年）获第二十二届“江户川乱步赏”。小说中为了推理情节的需要，作了不少的虚构和艺术加工，但对于“北京原人”当初的一些处境和状况，多少会提供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线索。愿将这些献给和我一样关心“北京原人”的读者。

由于本人为科技人员，且首译小说，日语及文学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晓金

2010年5月

老爸，生日快乐！（代序）

我的老爸王晓金1944年出生在一个偏僻的东北农村，像绝大多数他的同辈人一样，老爸年轻时吃过不少的苦。

十八岁那年，老爸背着席子和炒麦粉从故乡的小山村走进了吉林工业大学的校门，成为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他也是老家全村有史以来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

学无线电专业的老爸从学生时代就自己动手拼装收音机，后来又早早地给我们家组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让四邻羡慕不已。

老爸从大学毕业直到退休一直在同一家研究所供职，专注于他的学术领域，成为全国微波通信行业数一数二的专家。

不过理工科出身的老爸，却对文史充满热情，尤爱中国古典文学。每周日清晨在上海文庙的旧书市场上总能看到他的身影，只要去那儿他

就绝不空手而归，每次都能带回几本并不便宜的古籍线装书来。他一本一本地淘，一心要凑出全套的古籍版《四库全书》来。

老爸四十出头才开始学习日语，当年电子工业部要挑选一批业务精英送往日本东北大学作访问学者，条件是必须在六个月内学成日语，之前只有点俄语基础的他硬是“啃”下了这门外语。出国后老爸成为日本东北大学当年最优秀的访问学者，深受校方赞赏。

当时国家给访问学者只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费，为了能在回国的时候给家里带几件那年头还很稀罕的日本家用电器，老爸省吃俭用，还在课余找了份骑摩托送报纸的兼差，而之前在国内他从来没有骑过摩托车。有一次在交通意外中老爸的腿被摔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万幸的是没有骨折。这件事在他回国多年以后我们才听他的朋友谈起。

退休之后，老爸又应聘到苏州吴江的一家集团公司，转攻当下应用更为广泛的光纤行业，他那永不衰竭的学习能力让我们这些后辈年轻人都自叹弗如。

去年我从澳洲回国，在老爸的书桌上发现了一本很特别的书——深红色的绒布封面，上面手书着《五十万年的死角》的书名，精心中带着朴拙，完全是一本手工制作的书籍。我很奇怪：这是一本什么书？

原来，老爸旅日期间读过这本小说的日文原版，因为与中国有关，老爸很是喜欢。1988年老爸离开日本时把这本书也装进行李。退休后老爸重读此书，竟萌生了把它翻译出来的念头，而且居然在已经出现老年性白内障的情况下，在退休后又重新“上岗”的工作之余，钻进书房，戴着老花镜，逐字逐句地将它翻译了出来。

之后在母亲和小妹的帮助下，老爸完成了全部的文字校对，并亲手将打印出的文稿一页一页地折叠、剪裁、粘贴，直至用上家里压箱底的一块深红色丝绒窗帘布包装封面，这才成就了一本独一无二的王晓金翻译的中文“孤本”。

由于本书中文版权已经出售，有赖出版界的有识之士奔走联络，如今老爸的译本以研修版的形式得以出版面世，它不再是一个手工制作的“孤本”，而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和爱好者看到老爸的这本心血之作。

今年的八月八日是老爸六十六岁大寿，祝老爸生日快乐！六六大顺！健康长寿！我和老妈、小妹永远爱你！

长女 王滢

（笔名忻雨，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长期任职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记者、主持人，现旅居澳大利亚。）

序幕

—

离天亮还有一会儿。

大街小巷还冻天冻地，北风刺骨，寒气逼人。从指尖到头顶冷气包围着。透过拂晓的昏暗，可以看到零星小雪漫天飘舞。

——北京还在沉睡中。嘎吱嘎吱的军靴声打破寒冷的寂静。声音由小变大，渐渐地变成了士兵的脚步声。

一小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兵，走在紫禁城东的东单大街，向南急行，从他们的嘴巴呼出白色的气息，额头上渗出薄薄的汗水。肩上挎着三八大盖枪，训练有素地继续向前。

前边的指挥官紧握军刀柄，肩章上的军衔是大尉。在大学专攻考古专业的年轻的大尉刚刚接到北支派遣军司令部那须野军医部长的命令。他由于事关重大而过于紧张，两颊有些痉挛。雪花毫不留情地贴在

他的脸上，他也毫不在意。

小队大约走了两公里的样子，到了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正门前停下。

由清朝王族大宅院改成的协和医科大学是采用近代西洋建筑手法建成的中式宫殿风格。它的独特之处在北京大放异彩。白天阳光照耀在绿色琉璃瓦上，在灰色的迷蒙中格外引人注目。

士兵们已是气喘嘘嘘，然而大尉却毫不放松，命令士兵们拔剑散开包围正门，枪剑在街灯下闪着寒光。

大尉确认了士兵的行动后，看了一下表。

凌晨四点五十七分。

命令行动上午五点正开始，对大尉来说，还有不算短的三分钟。当大尉第三次看表时，分秒针终于走到12的位置上。

大尉整一下领扣，摸一摸腰间的手枪，摆了一个立正姿势，作了一次深呼吸，之后随带三名士兵，大步消失在校园之中。

协和医科大学事务总长特里巴-克恩被他一向看不起的日本人弄醒颇有些不开心，只得从温暖的床上爬起。

已经过五十岁了，下腹微凸，但不失壮年风度。他有着很强的自信心。自小飘泊海外，为人打工的同时渐渐爬上今天的地位，是一个自信而又容不得他人的缺点和失策的男人。他的执拗劲儿，对培养自己无论精神还是肉体绝不受挫折的信念起了很大作用。

克恩穿着漂亮的花格睡衣，听着年轻的日军大尉传达命令。当他透过窗户看到正门前摆开的阵势——全副武装的一队日本兵时，立刻变了脸色，但马上恢复了平静，拿起电话叫来医科大学附属新生代研究所所长裴文中博士和事务总长秘书玛利-赫尔休布鲁克小姐。

四个人来到协和医科大学二楼所附属的新生代研究所的保险柜前。保险柜旁边有一尊用玻璃罩罩着的原始人的复原像，它使该研究所大有名气。保险柜的钥匙由赫尔休布鲁克保管。她穿着驼色室内装，从兜里掏出三把钥匙。

保险柜上有三个钥匙孔，每把钥匙都只有一个特定的与其相配的钥匙孔，特别是看着同样的钥匙，还有着插入钥匙孔的顺序问题，稍有差错，保险柜就打不开。并且还设有复杂的拨号盘组合。

能够打开保险柜的，可以说，只有钥匙的保管者赫尔休布鲁克。

她按顺序正确地插入三把钥匙。

只听到“呜——”的一声马达开始转动。作为女性尽管手指显得有点粗，但却很灵活地转动号码拨盘。

随着轻微的吱呀声，保险柜的门慢慢打开。

“……”

无声的惊愕，使寒冷的房间里一切都凝固了。

不知是谁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

大尉震惊了，整个身体、手啊、脚啊，不听使唤了，仿佛都和自己的意志毫无关系。痛苦、沉重的压力就要在胸中爆发。

没了，没了。

从保险柜里忽然消失了。

——做梦吗，这是一个恶梦，是我做的恶梦啊。

大尉陷入痛苦的思索中。

全身像失去活动能力，如化石一样僵硬。

呆然、木讷的大尉，突然回到了现实。刚才失去知觉的情绪一下子被激发，开始在身体里倒流。身上的毛孔冒出了冷汗。恶感反复冲刺着全身。

二

天安门广场上，一阵强风吹过，冻得嘎叭嘎叭的石铺路面，比冰还冷。在广场上，横卧一个男子，已经冻在石板路面上。

穿著中国式棉衣的男子四十开外。腕、足呈不自然的扭曲形，背上有一小的弹痕孔，孔周围的纤维已烧焦，孔中几乎看不出有血流出。但是，仔细一看，紫黑色的污迹在背上扩展开来，流到了地面上，已经冻成冰了。

呈俯卧式男子的背上覆盖着薄薄一层积雪，阵风吹来，积雪扬起。

偌大的广场中央，突兀地躺着一具尸体，看起来格外孤独。在离尸体手旁大约五米的地方，有一个头盖骨滚落在那儿。比人的要厚大得多。头盖骨上面也有一些积雪，显得格外令人厌恶。

天安门是紫禁城的正门，也是中国的象征。明代建造，当时叫承天门。清代叫起了“国门”。日军占领北京以后，使得它荒芜颓废。这个城楼，尽管如此巨大，看起来却像大海里漂浮的战舰一样。

从南海方向吱咯吱咯过来一辆车，听声音是垃圾车。

拉车的男人停住脚步，用又脏又破的手套揩了一把鼻涕，男人的目光凝视着眼前的一切。

那里滚落的头盖骨。

对于他来说，和石头没什么两样。倒霉。

离那儿五米远处是个死尸。

男人的表情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在变化。由怀疑变成惊愕、惧怕。男人就此动作变得敏捷起来。突然一声惊叫，扔下车子，朝着过来的方向跑去。阵风卷着小雪，呼啦啦地吹着，广场一片荒凉。

不知从何处传来枯树的呜咽。

三

此时正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上午六时整。

在遥远大洋的夏威夷-奥瓦普岛的上空，渊田美津雄中佐率领的日本海军航空兵为袭击珍珠港组成的大编队，翱翔在一片南国朝霞染红的云彩之上。

从以“赤城”（旗舰）、“加贺”、“苍龙”、“飞龙”、“翔鹤”、“瑞鹤”六艘航空母舰为中心的机动部队，飞起零式舰载战斗机43架，九七式舰载歼击机89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51架，总共183架作为制空阵容。

透过云隙始见珍珠港全貌。渊田中佐发出命令，“咚、咚、咚”信号三连发。

“全军总进攻开始！”

以雷霆万钧之势，歼击机和轰炸机立刻扑向停泊中的美国舰队和地面军事设施。刹那间霍伊拉机场黑烟升起，战舰“阿里桑那号”被火焰包围。

举起望远镜从空中俯瞰战况的渊田中佐命令机动部队旗舰“赤城”号发密码电报。电信员水木兵曹已急不可待，发报机的电键在跳动着。

“虎、虎、虎”——我们的奇袭成功！

蒸发

8日午后1时4分——8日午后11时50分

—

8日午后，军事翻译户田被那须野中将叫来，那是北支派遣军司令部为奇袭珍珠港的胜利而欢腾的时刻。天空依然是风卷小雪，灰蒙蒙、阴沉沉。

自从东京外国语大学支那语专业毕业后，在一家贸易公司从事单调乏味工作的户田，通过中将的关系来到中国大陆。那是昭和十二年（1937年）五月，日中战争开战之前。户田对那些并没有多想。在学生时代对中国大陆就有一份模糊的憧憬，自然驱使他来到中国。另一方面也有亡父骏介的影响。骏介对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很理解，曾作为贸易商多次来到中国大陆。他热心照顾在日的中国留学生，有不少留学生受骏介援助完成学业。